



【行走笔记】

瘦西湖的“瘦”与“烟”

□于永军

我认识扬州，是从诗词开始的，那就是李白的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认识扬州的标志性盛景瘦西湖，却是读了杜牧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还有郁达夫的“箫声远渡江淮去，吹到扬州廿四桥”。于是，人虽未到扬州，心却已飞达。

春日，走近瘦西湖，一种树木花草与水汽杂糅的氤氲扑面而来。沿着湖畔小径边走边看，仿佛走在一步一景的画廊里，我恨不得把现实的瘦西湖刻进心间，又把想象中的瘦西湖临摹于现实。

一泓曲水宛如锦带，两岸细柳轻斜，随风撩拨湖面，淡淡又几缕飞絮；琼花万点，有残红飘落河边，寥寥同暗香流水。游舫清荡，玉桥横卧，楼台亭阁依次列去，如同珍珠串在一起。而串起珍珠的丝线，就是瘦西湖的水。较之杭州西湖，它另有一种清瘦的神韵。扬州之所以能有瘦西湖之美，能被尊为“人文古城”，其魂就在这个“瘦”上。数百年来，瘦西湖的园林构建，完全归功于在“瘦”字上做文章。

首先是借水驮“瘦”。园林的主人似乎很清楚，湖水是贯穿众多园林的主线，丢了这个主线或毁了这个主线，园子建得再好也一文不值。因此必须好好在借水驮“瘦”上动脑筋、用心思。

其次是借“瘦”“小”出彩。古扬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，当在“瘦西湖”与“小秦淮”两处。其繁华、其绮丽、其风流、其温婉，《扬州画舫录》皆记述甚详。西湖之名借于杭州，秦淮之名借于南京，但前头各加一“瘦”与“小”字，便成了扬州的特色。熊召政在《烟花三月下扬州》中说：我一直揣摩扬州人的心理，天底下那么多响亮的词儿，他们为何偏爱“瘦”与“小”呢？这两个字用之于人与事，都不是好意思。人们说“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”，便有点损他不堪重用；说“他专门做小事儿”，便暗含了鼠目寸光。时下有种风气，无论是给公司起名，还是为项目招商，均把名头拔得高高的。照这个理儿，瘦西湖完全可以叫“大西湖”或“金西湖”，小秦淮也可叫“中国秦淮”或“银秦淮”。倘若真的如是取名，名头固然大了，但扬州出彩的特色却没了。诚如作家所指：西湖一“瘦”，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；秦淮一“小”，便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。如此一来，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，而扬州城也就格外诗化了。这自然令人于意会之余，不由得钦佩其取名的睿智。

游瘦西湖，与许多游客一样，我一直在琢磨李白那句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中的“烟花”二字，尤其是那个“烟”字，它是什么？是柳絮杨花飞舞，像烟一样，还是扬州春天多细雨，雨蒙蒙、雾蒙蒙，也似烟？古诗里的春天总是最美好的，万物苏醒，春光明媚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一切，都是希望满怀的。因此，春天真该到扬州看一看，看这里的天气，看这里的烟柳，看这里的琼花，无一不带有浓浓的春的气息。通常我们都说“阳春三

月”，而李白送别友人的时间正值三月，江岸柳树正茂盛的时候，漫天的飞絮，似烟如雨，迷离天际，恰巧迎合了即将分别的老友之间依依不舍的情愫，与当时的场景相互映衬……三月的扬州，在雨雾笼罩下，那些硬硬的房屋轮廓都被软化成了雾霭苍烟，曲折的小巷里浮荡着兰草花的幽香。湖上的画舫、禅院的钟声，每一个细节，都把江南的文章做到了极致。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没有见过江南烟雨的人，或许会认为此乃杜牧梦笔生花的写意，其实在三月的扬州，尤其在瘦西湖上，是可以寻到这种实存的。那湖面上溅起密密匝匝的小气泡，跳跃着；雨水滴打在青石上，落在柳叶上，滴答滴答。一湖烟雨，细、密、轻、软，如烟如雾，犹似一帘薄纱，宛如仙境，真是另一番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游走在淡烟疏雾的湖边，透过烟雨中的亭榭，静静聆听细雨呢喃，思绪不由得化作雨燕，飞上片片青瓦的屋檐，掠过波光荡漾的湖面，在碧青的田野上盘旋，在依依的杨柳中穿梭，任凭细雨侵袭，洗去的是尘埃，带走的是铅华。

如果说水是瘦西湖的血脉，那以各种姿势踞于湖上的桥，便是湖的骨骼。徘徊于二十四桥上，我的心头不禁有点零落，是有感于美景还是心中陡升起时光流逝的惆怅，抑或基于见景思物、睹物思人的思绪所扰？我说不清。

那艘早在二百年前就徐徐驶入的石舫，至今还泊在淡蓝的湖面上，驶入清人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，成了瘦西湖绮丽、风流、温婉的湖韵律动，与沿湖的山、水、桥、寺有机地融为一体。

朱自清当年写瘦西湖，曾说过三种船：一曰大船，专供宴游之用；二曰小划子，犹如一瓣西瓜，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；三曰洋划子，比大船小，比小划子大，上支布篷，可以遮日遮雨，类似绍兴的乌篷船。无论是洋划子还是小划子，总要有人撑船，而女子撑船总要贵些。这些撑船的女子，便营造了瘦西湖上律动的一景——船娘。她们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，那小船咿呀呀唱着，不时溅起串串水花。此情此景，简直就是一道唐诗，抑或一幅山水画。

郁达夫在《扬州旧梦寄语堂》中描述了船娘撑船的优美姿势：“用以撑船的，是一根竹竿，使劲一撑，竹竿一弯，同时身体靠上去着力，臂部腰部的曲线，和竹竿的线条，配合得异常匀称，异常复杂。若当暮雨潇潇的春日，雇一个容颜姣好的船娘，携酒与茶，来瘦西湖上回游半日，倒也是一种赏心的乐事。”故而，船到了天宁门外码头，风流倜傥的他竟对美丽的船娘产生了依依难舍之情，于是又出题央求人家上岸带路游览了一番梅花岭下的史公祠。虽然作家文中并没有写出是否额外付了导游费，但耽搁了船娘不少时间却是显然的，时在1935年5月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，出版有《梦闻槛外语》《苦菜花开》等）

【岁月留痕】

打弹子

□金新

小时候经常玩打弹子的游戏：单腿跪在泥巴地上，屁股高高地撅起，拇指与食指夹着一粒玻璃小球，左眼闭而右眼开，瞄准前方的玻璃小球——发射！

弹子又叫弹珠，是一种直径约1厘米多的透明玻璃珠子。有的玻璃珠子里面镶嵌了花纹图案，煞是好看。打弹子是上世纪中期盛行的一项小孩子玩的趣味性游戏。后来我当了语文老师后，每次讲竺可桢的《向沙漠进军》，讲到沙漠向人类进攻的两种方式——阵地战与游击战，脑海里就会冒出儿时打弹子的情景。

打弹子既为游戏，就有规则。比如“阵地战”，开战前得选一块平地，在地上挖一个稍大于弹子的小坑，在离小坑数米远的地方画一条横线，游戏双方分别从横线处往小坑内滚球，谁的玻璃小球先进洞，谁就赢得了向对方打响第一枪的权利。当然，打弹子这种游戏还有非规则的一面。比如“游击战”，开战前任选一处，或平地或蜿蜒高低起伏处，游戏双方经“竞中帮”（方言口语，类似于一对一出手指比谁大的酒桌划拳游戏）后，确定谁先发出玻璃小球作为被进攻目标，之后公平开打，看谁最先击中对手的弹子。

相对于规则而言，是方式。打弹子的方式也有两种——地对地、空对地。前者用于平地，当发现对手玻璃弹子的位置时，要评估距离，要心算发力大小，要屏住呼吸，保证弹道两点成一线而不偏不倚。后者可用于平地，也可用于高低不平处，发弹前必须模仿炮兵所采用的拇指测距“跳眼法”——“将臂向前伸直，竖起拇指，闭左眼，使右眼的视线沿拇指一侧对准目标左侧基准点，头和手保持不动，再闭右眼，使左眼视线通过拇指的同一侧，并记住视线对准的实地某一点，然后目测目标左侧基准点至该点的宽度，将此宽度乘以10，即为站立点至目标的距离。”这种方法误差大，虽然只能用来大致估算，但对于打弹子的小伙伴们来说，那是先进得不能再先进了。拇指测距之后，随着拇指与食指的巧妙发力，玻璃弹子从指尖滑出而在两点之间的空中飞翔，划出一道抛物线，随着一声“啪”的命中目标的清脆声响，胜利者心头顿时洋溢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得意之情。

倘若使用相对比较漂亮的有花纹图案的玻璃小球，在有阳光的日子里，彩色弹子在飞行的轨迹中不断闪烁着七色的光芒——经过三棱镜后形成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次序连续分布的彩色光谱，美不胜收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儿时时的老屋，杭州保俶路54号之乙附近打弹子的高手不多，娴熟者凤毛麟角。

我的小学同学“大头”宋国刚的弟弟“小大头”善于打“游击战”，卡其布裤子的两只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弹子战利品。他由于力气

小，见好就收，经常在满载而归前误导别人，于失败者异样的眼光中溜回家去，只怕有人心怀叵测。前几年小学同学聚会，见到宋国刚，听说“小大头”后来下放黑龙江兵团因故殉职，如今安眠于杭州某公墓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而黄群为则是“阵地战”“游击战”通吃。他是保俶路上唯一一个用左手玩打弹子游戏的人，且百发百中。日后诵读欧阳修《卖油翁》之“陈康肃公善射，当世无双，公亦以此自矜”，每每想起他的“百步穿杨”。黄群为也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他不幸当了工人，不像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的待业者，所以他只有星期天才能到保俶路上的木壳枪塘（因形似而得名）旁的一块空地上来参加打弹子“群英会”。彼时，拥有黄同学所骑的那辆上海凤凰牌大包链自行车，曾经是我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。现在想想，真乃人生如梦而“滑稽者流”也。

据说，左撇子更灵光一些。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是左撇子，比如牛顿、富兰克林、居里夫人、达尔文、杨振宁等；许多文艺圈大腕也都是左撇子，比如卓别林、梦露、休·杰克曼、诺兰、史泰龙等。只是“据说”罢了，其实各有所长，实验证明：“观察力强、想象力强的左利手的比例明显高于右利手，而表现能力强、语言流利的右利手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左利手。”作为左撇子的黄同学，他的观察力与想象力恰好有利于掌握拇指测距“跳眼法”，从而练就一手顶尖弹子功。

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见我务正业整天蹲着打弹子，弄得双手脏兮兮的像个叫花子，便在我上山下乡前送我去某地学同样需要蹲功的篾匠，说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。一天到晚蹲着修补农村生产队晒稻谷用的篾黄竹席，整天窝着两肺呼吸不畅，直蹲得我每天两颊潮红不退，被人怀疑患了肺病。

16岁那年上山下乡，终于结束了我那苦不堪言的学篾匠生涯。不过，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：游戏快乐，生存不易。人可以少游戏甚至不游戏，但不能不生存。

“老马识途”之余，产生过一个荒唐的想法：游戏与生存，有时相辅相成。比如打弹子无论“阵地战”还是“游击战”，无论“地对地”还是“空对地”，其发弹前的一切举措，实在太像写作前快速构思的“笼天地于形内”而将“挫万物于笔端”了。因此，当了四十多年语文教师，在大多数教书匠于语文核心素养写作教学之际醉心当“发令员”出题目、当“裁判员”批作文时，我却兼任“运动员”下水作文，以做个作家型语文教师为荣。

（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、语文高级教师，执教于杭州学军中学，现任《读写》编辑部主任、《海峡读写研究》编辑部主任）